

## 圣战,激情与理智

——关于文化优越性的遐思

□ [意]安伯托·艾柯 陈寒译

在过去的岁月中,有人喋喋不休地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性,这毫无意义。有人在不恰当的时候谈论某件在他看来很正确的事,这没什么意义,好比有人相信一件并不正确、或者干脆谬误的事情一样。世界上到处都有人相信一堆不正确或谬误的事,其中就有这样一位同我们的内阁总理一样,曾经受过最好的教育、但可能比总理先生还要富有的叫做本·拉登的先生。

真正有意义的,值得大家——政治家、宗教领袖和教育者关心的,是某些表达方式,或者说,究其源头,是通过种种方式使那些表达合法化的蛊惑人心的文章,它们成为社会讨论的素材,占据了青年们的精神世界,甚至有可能致使他们在当前情绪的支配下,得出一些过激的结论。我在这里说的是青年,因为老年人的头脑是无法再改变的了。

几个世纪以来,一切使世界血流成河的宗教战争都是由于人们情绪冲动,过于简单地投入对立双方的阵营所造成的:比如我们与他者,好人与坏人,白人与黑人。西方文化被承认具有丰富性(这不仅体现在从启蒙运动到当代,此前早有,例如天主教方济会修士吕吉埃罗·巴科纳[Ruggiero Bacone]邀人学习非基督教徒的语言,因为他们那里也有我们该学的东西),也与它在调查研究和批评精神的启示下,致力于“消除”一切危险的简单化行为有关。

当然,西方文化也并非一向如此宽怀,西方文化中也有焚毁书籍、谴责“堕落艺术”、屠杀一切被他认为是“劣等”种民的希特勒,也有在学校里让我背诵“上帝诅咒英国人”的法西斯主义,因为英国人“每天要吃五顿饭”,那些大吃大喝的饕餮之客当然比勤劳俭朴的意大利人低劣。但是,这些却正是我们文化中最有必要